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七十四回 兩首詩題南陽草廬 一夕話夢諸葛武侯

建文十六年秋八月，鄖陽偽劉已奉正朔。呂軍師即命賓鐵兒、楚由基，領鐵騎一千為左右先鋒，自統大軍隨後，進取南陽府。二將渡了白水，直抵城下。但見吊橋扯起，女牆雉堞之間，多有守陣兵士。劍戟森嚴，旌飄揚，而又寂無聲息。遂令軍士穢罵，亦並無一人睜睜。次日，中營已到佐，登高阜處眺望。時已夕照，城內炊煙寥寥，曰：「此空城也，大約文武官弁皆已竊庫藏逃去矣。」明晨，帶領二先鋒並劉超、姚襄、二董小將軍，七騎馬前去繞城閱視。守兵號衣隱隱躍躍，在睥睨中飄動。行有六七里，已過西城，遙見堵口一人，探出半面。軍師令由基射之，應弦而倒，絕不聞有些微的聲響。再前行至北城，又見一兵露出半邊身體，由基弦發箭到，亦復如前。軍師疾返營中，令董翥、董翱、曾彪、賓鐵兒，率領三百壯士爬城，斬開南關，迎接大軍。瞿離兒稟曰：「恐係賊人詭計。」軍師笑曰：「若是詭計，必開關以賺我。且炊煙絕少，是假不來的。」即統率諸將士到南門時，賓鐵兒等已斬關來迎，稟道：「滿城堵口，總是草紮的人。只有三四個守門兵卒，被我砍了。」軍師即入府署檢查庫藏，一無所存。隨遣牙將各持令箭，提取二州十一縣錢糧。

一面搜拿文武衙門胥吏兵卒來勸問，咸供：「總兵何福要帶人馬逃走，恐王師去追他，所以虛插旌旗，延緩日子。這些文武各官，就大家瓜分了庫藏，各自遠遁。城內紳衿富戶，也就遷辟鄉村。只有幾個窮百姓，沒處走的，還在這裡。」軍師又問：「何福既帶有兵馬，逃向何方？」又供：「聞說投了鄖陽。那些文官，其實不知去向。」軍師慰諭幾句，即令釋放。又遍發檄文，招徠逃亡，大概說：五師止討叛逆，凡良民皆屬赤子，毋得猜懼。自此漸歸鄉井，不必敘得。

且說黃河以南五郡，開、歸、河南、南陽四郡皆定，唯汝寧府示下。軍師方在命將進討，忽報鐵開府送到稟函，內開義士二人，一姓晉名希嬰，許州人氏，曾心育浙江殉難臬司王良之幼子。一姓餘名學夔，松江府人，為方正學門生。有大司寇魏澤，曾收正學之遺孤，托會學夔，均有同仇之誼。二人先後來投，皆與當寧太守有舊，已經前往招降。十一縣錢糧，足充軍餉，請勿舉兵。今二士願赴軍前效用。軍師大喜，隨署晉希嬰為南當巡道，余學夔為南陽郡守。汝寧府州縣各官，皆仍原職。隨具疏題明，兼請帝師聖駕巡幸中州。又遣瞿離兒、阿蠻兒、二董小將軍，前赴濟南扈從。

姚襄進言道：「何福返投鄖陽，不附王師，官弁之逃，庫藏之空，皆其所致，何不拿回典？」軍師道：「我們所喪者，忠臣義士，所誅者，逆黨叛人。其餘概從寬大。何福曾助平安，與燕兵謁國死戰，糧盡而遁，不得已也。後業燕藩起為總兵，乃小人貪富躁之常情，與助燕為逆者有間。況鄖陽已經歸我，由他去罷。我聞城西六在，有諸葛武侯古祠。且與子同去晉謁。」

遂令劉虎兒帶令十來騎跟隨，前到臥龍岡。軍師周回覽眺，後有蘇門環抱，前有白水逶迤，其岡形宛如月暈，以鬱蒲蔥，正中包含著祠廟。歎曰：「此真臥龍先生故宅也。」但見：

崇岡凝靄，籠罩著茅廬數間；怪木蟠青，掩映的草亭一個。正適盛百般，卻疑爽氣飛來；不近長江，何為怒濤驟至？風雲猶護棟樑間，精靈宛在；草木應留刀劍氣，魑魅還驚。《出師》二表，皎然日月爭光；定鼎三分，久已山川生色。正是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。

進臥龍岡內，有三門石關，上顏著「真神人」三字。呂軍師即端拱一揖。又進重門，方升小堂。堂中台基上，有楠木橫榻，榻上週圍紗帳，中間兩幅展開，端坐著孔明先生遺像。軍師率姚襄、劉超，再拜起立，瞻仰一番：

眉目蕭疏，全然風雅詩人，曾無殺氣；神明超逸，不啻煙霞羽士，真有仙鳳。手中羽扇，曾揮百萬雄兵；腕內毫鋒，可當三千虎誘。寂然不言而喻，千載有同心；誠則無聲而感，一宵得異夢。

呂軍師道：「我一生才得於天，學本於己。私淑古人，從無師授。若當世有武侯，我則師事之矣。」姚襄問道：「武侯為古今第一人與？」曰：「真第一人。竊比於管樂，蓋自謙耳。」

姚襄曰：「然則天之生才如武侯者，何以不生於一統之會，而偏生於三分之際，未得盡其抱負，不亦屈乎？」軍師曰：「此正天之所以重武侯也。三代以上不論，其大一統者，如秦、隋、西晉與北宋，其間曾無絕異之材，天若吝之者，何也？蓋由秦之強盛，蠶食六國，久矣尊為西帝。隋篡北朝，先已得天下之半，而又乘南朝之昏淫，其勢為易。西晉雖並二國，皆當時主昏庸之候。宋則先取於孤兒寡婦之手而後平定諸處，無異反手。天若行武侯於此四代，又何見其才耶？至若漢、唐與本朝，當群雄並起，以智勇相角，故此三代人才，皆勝於彼。夫以智而伐昧，勇而敵怯，以有道而兼並無道，不啻順流而遇順風，一帆便可千里。至若三國，則曹與孫吳，皆以天授之資，而平分南北，非草竊群雄之比。區區孤窮先主，奔命於其間，身且不保，亦何自而成鼎立哉？所以天降大任於武侯，以從古未有之才，而當未有如是艱難之會，其不歸於一者，數也，可以不論。」

劉超請問曰：「如軍師所論，則承平之世，天竟不生人才否？」

軍師曰：「然。偶有之，終亦不顯。即如今之科目所取者，皆啣語口占嘍之徒，但能略通之科者也。捨卻爛時文以外，還曉得怎麼？且臨場搜檢，不啻待以盜賊，有志者亦安能樂從乎？是故利器者，所以制盤根錯節，不比鉛刀錫槍，一刺一割亦有示能，但在演劇中試用的，子知之乎？承平日久，一切縉紳大夫皆無異於演戲文耳，安知觀戲文者，有出群拔萃之人哉？」說到此外，命酒自酌三杯，揮毫疾書二詩於壁：

其一

負來南陽日，躬逢喪亂時。茅廬三顧切，漢鼎片言持。

才豈曹吳敵，心將伊呂朝。君如生治世，草野竟誰知？

其二

徒步中山起，艱難帝業遲。英雄方角勝，僭據各乘時。

天限三分勢，人嗟六出師。先生遺憾在，杜老莫題詩。

軍師擲筆，又酌數杯，謂姚襄、劉超曰：「武侯精靈在此，我低徊不忍去，當與子同宿一宵。」劉超曰：「須傳知將佐來侍衛。」

軍師笑：「慮刺客耶？即當二人，亦不妨晏然而臥。」乃令守祠道士，取出木榻二張，坐至更餘方寢。

呂軍師朦朧中，忽聞有人呼道：「御陽子來，我與當言。」軍師視之卻是武侯從神幔中步出，連忙起迎一揖，同行至庭間松陰下，藉草坐定。武侯開言道：「君知否？我與汝乃同鄉也。」

御陽對曰：「先生隱跡南陽，小子流寓嵩陽，雖異代而同鄉也。」

武侯曰：「非此之謂。子生歸之處，與我死歸之地，適相同耳。」

御陽料是未來之事，唯唯應曰：「小子抑何幸甚。」武侯又曰：「匪特此耳。子之遭際，又與我略同。如子之志有迎復建文，與我之志在興復漢室，一也。子亦僅能建關濟南，與我之創業蜀中，又一也。我之鞠躬盡瘁，而遇魏武、司馬，與子之殫忠竭智，而南燕王、道衍，相若也。子之輔主之日期，與我之匡君年數，長短又相若也。獨是子則生歸而成人仙，我則死歸而成鬼仙，為可慨耳。」御陽聽了這些話頭，便知將來大業不成，乃從容對曰：「小子竊料燕王以神武之姿，濟以其子之寬鉅大度，殆有天命。但忠臣義士心在建文，小子不自度德量力，欲申大義於天下耳。」武侯曰：「誰曰不然。我在當日，曷嘗不知漢室難興，而顧六出祁山，終於五丈原耶？夫盡人事者，不可以言天道。明知天道若彼，我欲強而使之若此，則天也亦將有以蔽人之心。即如關某伐曹，我座未使一將以援其後。又如馬謖之言過其實，而我使之獨守街亭。再如黃皓之奸，我知其必然誤國，而終未之一清君側。此皆我之失也。然亦天有以使之。杜老云：『遺恨失吞吳。』這句卻道不著。子之詩亦宗之，我所以言及之耳。」

御陽曰：「小子愚昧，而今才悟到關公不敗，焉得有吞吳之事耶？自非聖人，誰能自明其過？先生之過，先生能自言之，至若小子不患不能自言，而患不能自知。請先生有以教之。」

琥侯曰：「微獨子，即帝師亦不能無過。如介義起師，名正言順，縱使驟敗，名之尊榮猶愈於成。顧以堂堂正正之兵，而乃雜一猴怪於其間，卒之為人斬馘，使天下得以猜議其後。再如鄖陽妖賊，自應以道力制之，何乃用美人計耶？且此女秉志守節，而反使之辱身於賊寇，是何道理？窮竟轉戰南陽，並不得美人之力。又如齊王府已改為建文宮殿，復以建中立極這說，另構皇居，而自即安止於帝闕，非顯然欲自尊為帝哉？」御陽謝曰：「此皆小子不知預為匡正。今請先生賜示小子之過。」武侯曰：「君子於出處，是一生之大節。女主既顧茅廬，當今之世，捨子其誰？自當待有莘之聘，胡為乎學鄧禹之杖策軍門？此我之所不取也。王有慶、高強二人，久已歸從部曲，並無他意。子以其武藝平常，而咸使敵人殺之。我知子愛其有勇，而棄其無勇者。但使之明知之而肯自效死，則不為過。子則以其術而使之，近於忍矣。我當日燒藤甲軍，好知天之當滅我算。以彼之應死者，而尚不可縱殺，況乎不應死者而殺之，又假手於人，以罔世之耳目，將誰欺乎？」御陽聽到此處，即時跪謝曰：「非先生，誰其教我？」武侯曰：「還有與汝言者。自後但獲應誅之人，殺之而已，慎毋亦學燕王用非常之毒刑，上傷天和，下虧己德。」御陽尚欲拜問軍旅之事，忽聞松間鶴鳴一聲，冉冉而下。武侯即乘之而升，又回顧曰：「他日當相訪於故鄉也。」

軍師霍然而醒，起視庭際松陰，綠苔對坐之痕猶在。殘月皎然，殆將曉矣。遂呼姚、劉二子起來，告以所夢，並取筆記之。二子曰：「武侯蓋以軍師為千載以下之同心也。」因坐談待旦。又於武侯神像前，拜辭起身。命道士曰：「可向我府中領銀五百，修葺祠宇。」遂緩轡而回。諸將皆來迎候。

軍師返署，即疏請贈王有慶為將軍，錄其子為裨將。高強之子略通文墨，即授為鄧州州佐。越日，綽燕兒齎到景開府捷書，得了廬州，並壽州亦降，淮西全定。軍師大喜，隨合姚襄道：「南陽係新定地方，密邇荆襄，我將往迎帝師聖駕，汝可統率鐵騎五千，與賓鐵兒、楊由基、曾彪立三寨於三十里之外，以備不虞。倘有敵至，亟令綽燕兒習報。」又命沈珂：「汝與郭英等四將，防守城池，均係重任，務宜小心在意。」軍師即帶劉超一人，騎士三百前去。漫言生死殊途精誠尚能感達；何以陰陽一理，審仙返致睽違。且看下回還有幾人作夢。